

渡边淳一

わたなべ じゅんいち 魏岚 译

飞往巴黎的末班机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飞往巴黎的末班机

[日] 渡边淳一

著

魏岚
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往巴黎的末班机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魏岚译. —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3
(渡边淳一经典作品集)
ISBN 978-7-5502-2591-6

I. ①飞… II. ①渡… ②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7124号

パリ行きの最終便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: © 1977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: © 2013 by Beijing

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4-0556

飞往巴黎的末班机

作者: 渡边淳一

译者: 魏 岚

选题策划: 金 马 洛

责任编辑: 徐 秀 琴

特约监制: 魏 丹

特约编辑: 杨 海 泉

封面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63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7

2014年3月第1版

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5502-2591-6

定价: 26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
录
— contents

1	后背上的脸
17	海雾的女人
51	我的性生活
73	飞往巴黎的末班机
107	甜梦般的诱惑
141	回放的录像带
163	扼杀胎儿
199	樱花色的樱子

后背上的脸

—

内海发现有巳子臀部的那块疤痕是在六月初，那时他和有巳子已经相好了半年左右。

当时内海三十七岁，在北海道大学任英国文学副教授，已有妻儿。有巳子在札幌的薄野经营着一家小酒吧，同时还是当地 K 剧团的成员，经常参加剧团的表演。

作为文学系的教授，内海经常为当地的报刊撰写剧评。偶然的一次，他给有巳子主演的 K 剧团的戏剧写剧评，他在文中对有巳子的演技大为褒奖。这篇剧评让内海和有巳子相识了。

有巳子大概是从报社问到了电话号码，内海的剧评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二天，她打电话到大学。

“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城市，得不到别人的赏识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郁闷。您的剧评，真让我信心倍增。”

有巳子的话听起来多少有点自吹自擂的意味。有巳子道完谢，接着说：“我开了一家小酒吧，叫‘小月’，有时间来坐坐吧。”

尽管有点夸张，内海只好接着她的话茬说：“虽说是在小城市，可别灰心，一定要坚持下去呀。下次有机会一定去你店里看看。”有巳子这么发出邀请，但让他一个人去她的酒吧，内海还是有些顾虑。

就这样大概过了一个月，就算被邀请，差不多也过了有效期限了。这时，D报的女记者友野到内海的大学来取稿子，友野问内海：

“先生有没有去过村越有巳子开的酒吧？”

“还没有，一直想去看看，你常去吗？”

“我和她在女子中学是同一届的同学，有一阵还和她一起演过话剧，所以很熟的。”

“那好啊，这就一起去坐坐。”

内海和那位女记者一起离开大学时，正值傍晚六点左右。深秋时节，天色已黑，薄野这座城市已淹没在霓虹灯的流光中了。那天正好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，傍晚时分，主干道的积雪已经融化，但楼与楼之间的小路上，还到处积着雪。

有巳子的酒吧在一条小路尽头的左边，那里集中了五六家酒吧和居酒屋。

正如有巳子自己说的，店很小，一张L形的吧台上只能坐下八个人，但因为小，倒让人有种亲切感。内海在吧台最边上的空椅上落了座。

“这位是北海道大学文学系的……”

没等友野说完，有巳子早已知晓似的说：“是内海先生吧？”

“是啊，你早就认识了？”

“哪里，只是凭直觉。先生，欢迎光临，我可是等了一个多月了。”有巳子不加掩饰，高兴地招呼道。倒是内海感觉到周围的客人朝这

边投来视线，微微有点害羞。

“您要日本酒，还是威士忌？”

“哦，下雪了，那就要日本酒吧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有巳子手脚麻利地在酒壶里倒上酒，热上了。这酒吧虽小，但吧台内设计得非常紧凑，可以做一点简单的烧烤和炒菜。吧台一端的筐里放着鲷鱼、多春鱼、七星沙丁鱼。

内海不知道有巳子的确切年龄，心想她和友野同龄，应该已经三十四五岁了。但吧台里的有巳子身材娇小，留着精神的短发，怎么看也就是三十左右吧。

那天晚上，内海在有巳子和友野的陪伴下，兴致颇浓，喝得酣畅。此间有客人也是搞话剧的，话题说到中央的大牌剧团，节目一成不变，毫无新意，这和内海的观点颇为一致。友野因为丈夫在家，所以八点左右就走了；内海又喝了一会儿，十点左右才离开酒吧。

有巳子将步履不稳的内海一直送到小路口。

“下次我一个人来。”

“我等你。”

外面寒气逼人，眼看又要下雪了，有巳子双手抱肩，缩紧了身子。

内海从那时开始经常出入“小月”。从最初的一周一次，变成隔天一次，有时候还会一连五天都去那里。这样，内海和那里的客人也很快相熟了。知道内海是做剧评的大学教授后，那些客人对内海不由得另眼相看，这让内海感觉不错。

内海和有巳子真正有了肉体关系是在一个月之后。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正是年末。有巳子收起门帘，关上店门，和内海出了“小月”，又到另一家酒吧喝了一会儿，最后一起睡在了有巳子的公寓。

这事，两人谁也没先提起过，内海私下里已经想有巳子很久了，而有巳子对内海也早有意思，两人走到一起只是时间问题。

有巳子的公寓位于薄野一条偏僻的旅馆街，房间的陈设非常简朴。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带着厨房，房间中央放着小火炉，那是烧木柴的。房间里除了餐具橱，日式衣橱这些简单的家具，还有一台小型音响。除此之外，既没有电视机，也没有装饰品，更看不见女人喜欢的布娃娃之类的摆设。

一些书籍被堆放在音响和餐具橱之间，从那些书籍可以看出，有巳子喜欢古典文学。

起初，有巳子表现得有点拘谨，面对中年内海的老到，她虽没有拒之门外，但显得欲迎还拒。然而这仅仅是一瞬间的羞涩，很快，有巳子摆脱心绪的羁绊，如脱缰的野马驰骋起来。

有巳子那纤细、敏感的身体一旦挣脱了之前所有的虚饰、抑制，就变得大胆而放荡。有巳子一开始是那样含蓄、娇羞，转眼之间竟如此奔放起来，把内海弄得亦惊亦喜。在几次翻云覆雨之后，有巳子喘息着，手指紧紧抠住内海的肩膀，慢慢平静下来。

内海搂着怀里的女人，身上感到一丝寒意。侧头望去，之前烧得红红的炉火暗淡下来，房间里充斥着寒气。

完事后的内海冷静下来，想起家里的妻子。内海和妻子近江很少争吵，但十年前的爱已变得淡而无味。内海知道他可以住在有巳子这里，但明智的做法还是回家。

内海推了推有巳子露在被子外面的纤细肩膀。

“唉……”内海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称呼有巳子。叫妈妈桑不合适，直呼其名又显得太随便了。

“炉火好像灭了。”

“真抱歉。”有巳子急急忙忙穿上吊带裙，披上宽袖棉袍。

“你这就要回家吗？”

“回不回都行啊……”

睡下前，有巳子在炉子里装满的木屑球已经烧尽，现在只剩下一点红红的火星。

“我可是都听你的。”

有巳子就着余火，又在炉子里加了三个木屑球。

不知为什么，内海踌躇着，其实留在有巳子这里也就是倒头睡觉而已，这样的话倒不如回家休息更轻松。

“挺冷啊。”内海看了一下钟，已是凌晨两点半了。

“可以的话，就住我这里吧。”有巳子眼睛望着炉子，有些羞涩地说。

炉火又重新点燃了，发出噼啪的燃烧声。望着侧身端坐在炉子前的有巳子，内海心头涌起一阵冲动，这冲动不同于男人的原始欲望，那是对先前那番亲昵细细品味之后油然而生的柔情。

“要是你愿意，那我就住这儿了。”

“那就这样吧。”

有巳子轻轻笑了，这笑声倒让内海胡思乱想起来，如此风情万种的女人身旁曾经有过怎样的男人呢？

二

自从和有巳子好上后，内海便不常去“小月”了。男人和女人一旦有了肉体关系，不知不觉中就变得亲昵起来。这种亲昵，让他们相互举止随便，你来我往的言辞也会变得毫无遮拦，凡此种种，

不再像是客人和妈妈桑的关系。

内海不愿意诸如此类的举动将两人的关系公之于众，更何况让他摆出一副情人的姿态坐镇店里，也并不是件体面的事。

于是，内海不再像以往那样频繁出入“小月”，而是改在周六日，或大学午休时的空余时间去有已子的公寓。

每次内海去，有已子总是欣然地迎他，而且只字不提他妻子的事。这对内海来说恰恰是求之不得的。不过内海也有顾虑，因为自从在“小月”进出，他曾带过几个同事一起去店里喝酒，那些同事自然也会一个人去。有已子如果想知道内海家里的情况，从他们嘴里就可以打听到。事实上，有一位同事曾笑着说：“‘小月’的妈妈桑问起你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，那妈妈桑对你有意思吧？”

“那你是怎么告诉她的？”

“我说内海的太太是个大美女，他们俩可是恋爱结婚的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！”

“还真发火啊，看来你也有意啊。”

内海被说得哑口无言。他不由得默默思忖，自己到底是迷上了有已子的哪一点呢？

有已子是那种身材娇小的女人，这是内海喜欢的类型，但除此之外，她实在算不上是美女。额头扁平的脸，一双单眼皮的眼睛。一件高领毛衣，配上皮质短裙，让她显得有点孩子气，同时也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。只有在她侧身时，那对小而高耸的乳房变得张扬起来，婀娜的腰肢和她孩子气的脸唱起反调，勾起男人种种幻想。还有，有已子聪明，思绪敏捷，是个有趣的谈话对象，但这些都不是真正令他着迷的地方。

事实上，让内海真正着迷的，是有已子外表知性、举止端庄，

而在性爱的瞬间却突然判若两人，变得风情万种。

换句话说，男人最野性的欲望让内海完全拜倒在有已子的脚下。

在他需要的时候，有已子顺从地，无条件地将自己给了他，既不对他唠唠叨叨、指手画脚，也不向他索取什么。对这样贤淑、实惠的女人，内海当然不会放手，但他也没想过要和现在的妻子离婚。倒不是因为他还爱着妻子，只是和一般的中年男人一样，他觉得离婚、结婚太麻烦，他不希望刻意改变现状，以致弄出些不必要的风波。

所以，男人与生俱来就是个利己主义者，无论他对女人如何痴迷，都依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而女人却不同——一两次的逢场作戏另当别论——随着来往的增加，关系越来越密切，女人很难洒脱地将感情与肉体分开。和所有普通女人一样，有已子渐渐地想要为内海做点什么。

“我替你买了内衣。”这是有已子想为内海做点什么的第一个具体行动。那是在他俩相好两个月后，内海在有已子公寓过夜后的第二天早晨，有已子一边拿出内衣一边说，“你换一下，我帮你洗了。”

内衣是男式的全棉短裤和汗衫。内海稍稍有些迟疑，但在有已子一声“快”字的催促下，无奈只好换上。

这倒还仅仅是在两人之间，没有外人。然而有已子的占有欲在众目睽睽的店里也变得露骨起来。

有时，内海傍晚去“小月”喝酒，中途起身说声“我走了”，有已子必定会追问“上哪去”，如果内海含糊其辞地往外走，有已子立即会从吧台后追出来，赶到门外问：“今晚过来吗？”

如果内海稍迟些时间露脸，那么内海离开时就算还有客人在，有已子也要早早地关了店门，无所顾忌地说：“我这就走，你等我一会儿。”这样的事一而再、再而三之后，对于两人的关系，店里

的熟客就开始有所察觉了。

至于内海的妻子，她明知内海在外过夜的次数增加了，倒也没有和他大吵大闹。大概是因为教授女儿的出身，使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不会哭哭啼啼地说什么“今天早点回家”之类的话。虽说是这样，但只要内海在外过夜，他妻子便用红色铅笔把挂历上的这一天日期狠狠地涂掉。

内海利用妻子的沉默，一周两三次和有已子在一起，对妻子，他半个月才象征性地尽一下义务。

有已子欢愉的表现变得越来越热烈而放荡，那原本敏感的身体一经解禁便无所顾忌，熊熊燃烧起来。

可是，当初有已子的的确确说过“我一直单身”，在她周围也找不到男人的影子，更看不出有别的男人进出她公寓的迹象。

当然，有已子认识内海时已不是处女，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。内海觉得有已子以前的男人一定是个熟谙风月的情场老手。

对此，内海倒是没有什么不满。虽说有已子只是经营着一家小酒吧，但一个三十多岁爱好戏剧的女人，以前不可能没有男人。要追究起来的话，有妻室的内海就更要被指责了。

总之，对有已子的过去他不想说什么，内海关心的是有已子现在有没有别的男人，只要现在没有，一切就不是问题，两人之间就不应该有过多的盘问，这是互相应有的礼貌和尊重。

可是，尽管内海嘴上不说，但每次完事后，想起有已子刚才那放荡的样子，内海的脑海里总会闪过有已子以前的男人。

“这种时候，感觉真好。”渐渐地，两人一番云雨之后，有已子会这么说。这话暗示着，有已子因为内海而得到了满足，对此内海觉得自己在有已子的心中占有了一席之地，是他造就了这个女人，

这又让内海有点自得。

可是，在这么短的日子里，有已子的身体竟然变得如此敏感而且大胆，也可以说，是有已子的身体早已具备了这种条件，而这条件正是她以前的男人所创造的。有已子体验到的完完全全的快感中，内海完成了最后那关键的一半，而另一半基础则是她以前的男人打下的。

内海一边关注着有已子身体的“茁壮成长”，并力求使她日臻完美，一边为不是自己一个人造就了有已子而感到遗憾。

不过，有已子丝毫没觉察内海的这些想法。

“我算是离不开你了，除了你，没人能让我满足。”

“是不是还想找别人试试？”

“瞧你多傻，这会儿我怎么可能再去跟别人，我可不想让别人碰我。”

“不管别人怎么勾引你？”

“一个女人，就算脑子里有红杏出墙的念头，她的身体却做不到，因为她的身体已经被牢牢地拴住了，再也离不开她喜欢的人。”

“这话当真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女人的身体是最不会说谎的。一个女人只要爱上一个男人，她的身体经过这个男人指点迷津，她就不可能再去想别的男人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是被我指点迷津啦？”

“那当然，这么好的感觉，我可是第一次体验。”

“如果我死了呢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和你一起死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可不是说着玩的，你要不相信，现在就杀了我。”

“那我就成全你。”

“在和你做爱的时候，就那样被你爱着死去，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吧。”

有巳子眯起她那细细的丹凤眼，凝视着远方。在那眼神里没有内海，也没有那个往昔的男人，那迷茫的眼神里有的只是女人对性爱的渴望。

三

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内海和有巳子的关系在“小月”的常客之间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。那些常客都是搞演艺、美术的，或者是大学教授、媒体跑新闻的，总之都是些通晓世故的男人，他们中倒没人风言风语，但在薄野这个小城市，背地里依然是有人议论的。

六月，洋槐盛开的初夏，内海和女记者难得又在一起喝酒。友野因为那天丈夫出差不在家，所以不着急回家。

两人照例在傍晚谈完工作后，来到一家熟悉的关东煮店里，吃完后又转到“小月”，在“小月”喝了一会儿，又到同一栋楼里的N酒吧，两人在那里等有巳子。

就这样从七点到十一点，两人喝了近五个小时，友野有点酩酊，话也多了起来。

“先生，您可别惹有巳子伤心啊，是我把您介绍给她的，有巳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可都是我的责任啊。”

“三长两短？”

“您要是再喜欢上别的女人，有巳子一定会寻死的。”

“你言过其实了吧？”

“我说的可是真的，她曾经自杀过一次呢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哎呀，您不知道？”

这确实是内海第一次听说。

“有巳子在东京时，曾经自杀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有巳子为了学戏剧去了东京，在那里她和剧团的制片人好上了，但是没有结果，所以才又回到这里。”

友野一边说，一边不时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内海的表情。

“她吞服了大剂量的阿托品，睡了整整三天三夜。后来，因为她吞服得太多又呕吐起来，才万幸拣了条命，这以后有巳子一病不起，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呢。”

“是这样啊。”

“所以……你应该知道喽。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

“那个呗。哎呀，别明知故问啦，你这人真是的。”友野含笑轻轻瞪了内海一眼。

“到底是什么呀？快说吧。”

“有巳子屁股上有块伤疤吧？”

内海知道有巳子臀部中间有那么一块疤痕，但那只是在他们面对面搂抱在一起时，内海的手指摸到过，感觉那是一块疤痕，可他并没有在亮处亲眼看见过。

“那伤疤就是那时在地上撞的，刚开始有巴掌那么大，后来小